

祀典武廟建置沿革研究

石 萬 壽

一、明鄭時期的創建

祀典武廟，俗稱大關帝廟，又稱大武廟，祀武聖關羽。為臺灣地區第一級古蹟之一。據陳壽三國志所載，關羽，字雲長，河東解縣人氏，及長緣事亡命涿郡，與劉備、張飛善，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及劉備起兵討黃巾，羽與張飛同心輔佐，轉戰南北，敗曹軍於赤壁，取荊州江南諸郡，安集流民，善待士卒。後劉備率兵入蜀，留羽鎮守荊州。尋北伐襄樊，連敗曹軍，惜為吳將呂蒙所襲，敗死麥城，荊州全失。這一次的失敗，使蜀漢斷送北伐的基業，因之，關羽雖身殉王事，並未贈官晉爵，依舊是生前的前將軍漢壽亭侯，諡號則是不甚理想的「壯繆」二字。而荊州士民一則基於奉國殤習俗，再則懷念生前的恩德，建廟於玉泉山，奉為守護神。此後，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直至北宋澶淵之盟為止，關羽的地位並未作任何改變。

澶淵之盟以後，由於忠於其主觀念取代傳統忠於其職的道德標準，正統主義的提倡，以及民間平話的盛行，使關羽的地位日益提高，顯靈除妖，護國安民的傳說，亦時有所聞。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從祀武成王姜太公廟。宋高宗建炎三年，改封壯繆義勇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為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與岳飛並列為武聖。元朝依舊，唯取消「壯繆」二字，改稱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註一）。明太祖洪武初年，復稱前將軍漢壽亭侯，

建廟於南京玄津橋邊，洪武二十七年，「改建于鷄鳴山，與真武、城隍、五顯等廟共十廟」，「五月十三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及永樂初，移都於北京，亦建廟祀之，「每歲五月十三日，以侯生辰，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事，則告。」（均引大明會典卷九三群祀三）地位不但不如宋元，也不如同在鷄鳴山的真武、城隍、五顯等廟。以後雖於憲宗成化三年，恢復「壯繆義勇武安顯靈英濟王」稱號（同註一）。萬曆四十二年，勅封為帝，太常祭祀仍用侯號。至天啓四年，太常題准祭祀稱帝，唯是時魏忠賢亂政，及魏闖被殺，帝號似乎未能維持。因之，終明之世，關羽的封號，依然為前將軍漢壽亭侯。

永曆十五年，鄭成功率師東徵，匡復臺灣，建承天府於赤崁（今臺南市區），乃仿明制，立真武廟於鷺嶺之頂，五顯廟於鷺嶺南坡，城隍廟、東嶽廟於東丘，並「多建真武廟，以為此邦之鎮。」（王必昌臺灣縣志卷六祠宇志）至於同在南北京的漢壽亭侯廟，則未若真武廟受到重視，僅在永曆十七年所建的寧清王府一元子園中，立關帝廳，以為明鄭宗親、文武官員、士庶軍民禮敬之所，並非很正式而莊嚴的廟宇。因之，在康熙二十五年蔣毓英所修的臺灣府志，明載真武（即玄天上帝）、東嶽、城隍廟，「偽時建」，而關羽廟僅云：「府治鎮北坊二所」（卷六廟宇），一直到康熙末年陳文達的臺灣府志時，才有「偽時建」，以及廟中「原寧靖王親書其匾曰：古今一人」（均見卷九寺廟）等比較詳細的

載述。

明鄭時期祀典武廟的規制，似乎只有一殿，即今之正殿，唯座向極可能北向，理由有三。第一，蔣毓英府志僅云鎮北坊二所，似乎明鄭時的規制，和開基武廟相似，不會太大。第二，廟在王府內，時有外人參拜。若如今日南向，則干擾王府的日常生活，故以北向較有可能。第三，今武廟與天后宮東西向的界牆，向東的延長線，與正殿前列柱線，僅差堪為兩簷的半公尺而已，如此的巧合，正是廟門北向的佐證。廟前及廟左，即今後殿三代廳及廟右的佛祖廳，所奉祀的神祇，以典籍未載，實難確定。唯佛祖廳所奉祀的觀音大士像，盤膝斜坐，秋波漣漪，梨渦淺笑，嬌媚柔和，慈藹可親，為明代的風尚，可斷為明鄭時已存在的殿宇。三代廳於入清後，始改祀關聖先祖，明鄭時不可能祀之。此時則祀武廟各次建醮必見以為此邦之鎮的玄天上帝。此二廳與關羽廟三足鼎立，以東西向宮牆，與王府隔開，成為外人可進入參拜的區域（參圖一）。至於此時廟中奉祀的神像，即今之二帝，「方巾綠袍」，應為明朝的制度（註二）。

二、康熙及乾隆初期的擴建

清世祖順治元年，滿清入關，以征戰多奉三國演義為兵法，對關公極為崇拜，定「每歲五月十三日致祭」。九年，更罷黜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岳武穆，使關公成為唯一的武聖，於是「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祭文曰：『惟帝純心取義，亮節成仁。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當當世，德被生民。兩儀正氣，歷代明禋。英靈丕著，封號聿新。敬修歲事，顯佑千春。』」（均引王必昌縣志卷六祠廟）視同清朝

的守護神。

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提軍入臺，明鄭覆滅，寧清王朱術桂殉國，捨府為庵。未幾，改庵為天妃宮時，稱關羽廳為關帝廟，仍座南朝北。對面奉祀明鄭守護神的上帝廟，極可能遭時忌，廢棄不祀。廟左奉祀南海大士的佛祖廳依舊，作為關帝廟的附祠。二十三年，首任臺廈道周昌、知府蔣毓英到任時，「見井里蕭條，哀鴻未復」，「臺民悉偽俘，強有力者歸故土，所留者瑣尾殘黎耳。」（註三）實無暇改建廟宇，以為崇祀關帝的殿堂。及第二任巡道王效宗到任後，始於「康熙二十九年」「重建，因舊址增擴之，棟宇加麗，後構禪室，以住僧焉。」（高府志卷九宮廟）此次的整建，將廟門改為南向，增建再拜殿、左右廡廊、初拜殿、三川門等，延擴及今永福路，與天妃宮分立門戶。原祀玄天上帝的廳堂，則成為後殿，「前殿祀帝像，後殿祀帝父，土人云：與祀文宣並及啓聖同義。」（赤崁筆談卷二祠廟）廟右佛祖廳依舊。廳左，即武廟後，構禪室，作為住持僧居室。並新塑關帝神像，即今之鎮殿神像，於是祀典武廟的規制，至此時大體完備（註四）。

王效宗擴建以後的康熙年間，祀典武廟的修建，前後有三次。一為康熙三十五年，以巡道高拱乾秩滿，陞授浙江按察使，建祠於廟埕左側，即今馬使爺廳以思念之（註五）。二是康熙五十三年，「臺廈道陳璘重修」。三是康熙五十六年，里人鳩衆改建，棟宇華麗，大非昔比。」（註六）這三次修建，除高公祠為擴大武廟範圍的前聲外，餘二次僅在粉刷重建，對原有的規模、配置，似乎未作任何的改易。至「雍正三年，勅封三代公爵：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

製神牌供奉後殿，除五月致祭外，春秋二次奉祭。五年題准，前殿祭品用牛、羊、豕各一，果品五。後殿不用牛，餘照前殿例。」（王臺志卷六廟）正式列入祀典，於是廟名定為祀典武廟，以別於在關帝港的開基武廟，而後殿亦定名為三代廳，如圖二所示。

乾隆年間的修建，最早為「乾隆三年，臺灣道尹士烺重修。」（註七）其次是乾隆三十年，知府護巡道蔣允焄以「廟在鎮北坊，創建雖舊，而公廨闕焉。每歲時行禮，集廟旁者，無停車所，雍容揖遜，雜闐闐中，非所以昭誠敬也。」仍擇「廟左有廢祠，前觀察高公報功祠址也，度巡道署後關帝廟旁舍可供香火，因移置神龕奉祀之。即以其他築垣墉、立堂宇」；為「齋宿、更衣，昭誠敬之」所，以祈「於文廟以習其禮樂冠裳之盛，於武廟以作其忠誠義勇之氣」（註八），於是廟埕東側的高公祠，正式成為祀典武廟的一部份，唯這兩次的整修，規模均不及蔣元樞主持的一次大而壯麗。

三、乾隆道光間規制的完備

乾隆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樞整建武廟，為王效宗擴建以後，規模最大的一次。這次整修的動機有二，其一，以廟「濶於脩有年，棟楹摧隤，丹粉陳暗，殆所不免。」其二，以「我皇上眷懷前烈，加意褒崇，明詔寵頒，定諡忠義，蓋匪僅補前古陳志裴注之闕，實足樹萬世委身事主之範也。」（均見蔣元樞：重修關帝廟碑記）第一個理由，係建築物年久失修，且蔣元樞大動土木，「興建各工，伏念武廟關於政典甚鉅，因為捐奉，並勸樂施，飭材庀工，重加修葺」（蔣元樞：重修關帝廟圖說），為比較單純的動機。第二個理由，

則是政治動機。在整修前一年，即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皇帝下諭旨，云：「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稟烈，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于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諭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為『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文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本，用垂久遠，欽此。」（武英殿本三國志序頁）蔣元樞為迎合皇帝的意旨，自然率眾修建武廟。

這次的修建，留有圖、解說、碑記各一，為歷次整修中，文獻保存最完整的一次。以圖，即附圖三所示，此時的祀典武廟有四進。第一進為三川門，前為廟埕，埕前緣有旗竿臺，左右各一。埕右為官廳，右為馬神廟，即俗稱的馬使爺廳，祀關帝坐騎赤兔馬及馬夫。三川門左右前緣有斜向外的八字牆，後有庭院。第二進為正殿，後有左右廡廊，與第三進後殿相連。第四進不註名稱，似乎為禪室。禪室右側有大士殿，南向。殿前復有不註明用途的房屋一棟，殿右有一小屋，稱保生堂。此一規制和今日祀典武廟相去甚遠，似乎此次的修建，有大規模的更易（參圖三）。

然而圖說則云：「此廟自前明業已建蓋，迄今百有餘載，規模雖備，傾圯日甚。廟制：前為頭門三楹，中為大殿，供奉神像。其後，正屋一進。廟門外側有屋二進為官廳，周圍繞以高垣。」及整修之後，「其規模仍循其舊，而廟貌巍

煥，則如新構。」規制並未更易，仍為三進，而非圖中的四進。寺廟的規制，以進數最為明顯，如今連進數都與解說不同，可見此圖並非實錄，只能作為參考之用。因之，此時的祀典武廟，仍循其舊，正身為一座三進式的建築，即前為三川門，外有廟埕，埕左為官廳，右為馬使爺廳，內為前拜殿、中庭、左右廡廊。中為再拜殿、正殿，祀關帝神像，後為三代廳、後庭，左有高垣環繞，右以短牆，與大士殿相隔的廟宇。

佛祖廳部份，解說則云：「廟後右側，有屋數楹，內奉大士。其旁雜疊神紙，殊非昭虔安神之道。茲並加修建，以奉大士，其諸神之像，另屋供奉。旁有屋宇，亦行繕葺，以祀保生、聖母神像，廟貌既飭，自當益庇神庥。」大士殿，即佛祖廳在三代廳右側，依圖示，係與三代廳同為南向，然官廳在「廟門外側」，圖則西向。依此例，右側的佛祖廳應為東向，即今規制，當以此為是。佛祖廳左護龍為禪室，係住持僧宿舍。右側的護龍，即祀保生大帝、天上聖母的「旁有屋宇」，則北向。至於「另屋供奉」諸神像的房舍，應在佛祖廳後面，即今之六和堂。因之，若依解說所描述各殿廳的配置，與今之祀典武廟大致相同。可見圖所示，並非實錄，而蔣元樞的整修，實為「規模仍循其舊，而廟貌煥然，則如新構」的一次大修建而已（參圖四）。

蔣元樞以後的乾隆年間，祀典武廟的整修，尚有乾隆五十四年知府楊廷理主修的一次。這次修建的動機，是「乾隆五十一年，逆匪不清，蔓延經歲，南北騷然，焚郭戕吏，所不免，而府城得堅守無恙者。每賊衆犯城時，輒聞廟中金鼓聲隱隱，似有數萬甲兵，出而撼賊，為我民呵護者，而城

護全，則神有功於茲城也大矣。」於是楊廷理率衆「捐脩神宇，易其蠹竄，完其頽缺，樸斲焉，丹雘焉，明禋告虔，象設維新，其所以報神功者，當如是也。」（註九）修建的範圍，除一般的粉刷補漏外，尚「於廟門外建戲臺焉」（謝臺志卷二壇廟），位置在今永福路二段二〇九號前道路中，是為祀典武廟規模最為完備的時期。

嘉慶以後，武廟略有整修，殿廳祀神亦有更易。「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捐俸倡修，紳士林朝英、吳春貴、陳啓良等司其事。」（謝臺志卷二壇廟）道光六年，衆士子改保生堂為西社，祀五文昌，其中第二位文昌神，即文衡聖帝關公，作為士子集會吟詩論文的場地。約在同一時期，民間自衛的聯境組織形成，武廟附近的六條街，以祀典武廟為主幹，聯合旁鄰的開基武廟、靈佑宮等六廟，組成六和境，改祀雜神的廳堂為六和堂，作為聯境辦事處，以及全城冬防的指揮所。於是祀典武廟的規制，至此完全確定，而日常的維持，以及大小規模的修繕責任，也由官府移至六和境紳商的肩（參圖五）。

四、道光以後的續修

道光以後，以府城無地方志，武廟的整修，只能依碑匾、日據時代的寺廟臺帳、光復後的寺廟登記，以及遺老的口碑，來推定整修的年代及範圍。道光十五年，武廟、下橫（今永福路）、大井頭、武館、竹仔、帽仔（今民權路）等六條街舖戶，聯合禾寮港街首二境（萬福庵前和邊巷）、三境（忠義路在民族路以南一小段）紳商，共同舉行武廟禳災祈安建醮大典。所立的壇，除禳災的火王壇，監醮的天師壇外

，還有附祀的觀音壇，以及明鄭時曾供奉於後殿的上帝壇（俱參碑記）。未料禳災祈安，並未得到平安，反遭祝融眷顧，道光二十年四月，六條街慘遭回祿，損失慘重，武廟也略受波及，部份被焚。事後六條街及禾寮港街舖戶，共立防立章程，立碑為約，今移存於南門碑林，武廟也於翌年，即道光二十一年，由紳商阮自元率眾舖戶補修（寺廟臺帳），恢復舊觀。

咸豐年間，武廟無修葺的記錄，然由於咸豐五年，朝廷「加封關羽先代封爵，曾祖光昭公為光昭王，祖裕昌公為裕昌王，父成忠公為成忠王」（大清會典事例卷四三八禮部）的關係，頒賜御匾，題「萬世人極」，為武廟中唯一的欽賜御匾。同治九年，又以地震略有傾塌，由李登瀛率眾重修（寺廟臺帳）。光緒十三年，六和境紳林啟豐率眾大修，此後一直到乙未臺灣割與日本時，均無修建的紀錄（註一〇）。

乙未以後，由於政治環境的變異，武廟已不是官方祀典廟宇，也喪失全城冬防指揮所的地位，於是官廳不復存在，而六和堂則成為南管樂團練習場所。是時「之神，猶昔之神，而臺已非昔之臺，時異世殊，斯所崇奉或非其故。而臺之人歷守弗替」，依然由六和境紳商主祭，以成書院依古禮司儀。並且從光緒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丙午）起，由林英心等倡修，「汲汲新其廟貌，以昭明德而薦馨也。斯固神之正氣長存，無間中外，而我臺人敬忠慕義之心而愈篤，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斯之謂夫。」（均引自陳望曾：祀典武廟重修碑文）以維繫民族精神於不墜。

這次整修，「工已過半」，會宣統二年（明治四十三年）實施都市計畫，即「改正市區中止」。是時，殖民政府有

意借擴寬延長今永福路二段，拆除祀典武廟，為六條街各紳商，在武館街各武師領導下全力阻止，不得不與紳商妥協，道路迴避廟身，折向廟東，連接今民族路，於是戲台及官廳一部份遭拆除，武廟本身則完整無缺。至民國十八年，即「昭和四年，庀材續修」，民國二十二年，即昭和八年慶成，並「屬於海外耆舊，前進士司道陳望曾撰碑立焉。」（以上均引自羅秀惠：祀典武廟落成建醮碑記）結束日據時代唯一的一次，也是長達二十八年的整修。

光復以後，亦時有整修，唯限於粉刷補漏而已，最近一次整修在民國六十四年。至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由內政部公告指定為臺灣地區第一級古蹟。七十五年，由內政部撥款，委託學者從事整修前的規劃工作，預定在規劃完成以後，作一次大規模的整修。

五、武廟的現況

目前，祀典武廟前埕的石板依舊，埕前緣的左右旗竿臺，以及正中的戲臺，則於擴寬今永福路時拆除，遺址已不可辨。東側的官廳已廢，太半已成為道路，餘屋祀馬使爺及王免馬，仍懸掛乾隆丙戌郡守蔣允焄之「神周海表」匾，唯蔣允焄創建官廳碑記已毀，趙宗潤碑記則移立於南門碑林。西側的馬使爺廳則廢為店屋，神像移祀於東側官廳，希望將來能設法收回，以恢復舊觀。

廟宇本身依舊是三進式建築，各進的屋頂，三川門為硬山二組翹脊，初拜亭為硬山三圓伏硬山式捲棚頂，與三川門相連，合為第一進，均有鳥踏。初拜亭後的廡廊，為單圓伏無分水脊的硬山式捲棚頂，係南北向，與初拜亭垂直交接，

上有古布幣形的攔梁架一對，爲慶典時搭棚之架。再拜殿爲單圓伏無分水脊的歇山式捲棚頂，與重簷單翹脊歇山式無鳥踏的正殿相連，合爲第二進。第三進爲單翹脊硬山式有鳥踏的屋頂，以高垣與正殿相連。這三進的屋脊連線，時而上升，時而下伏，崇偉互連，如波濤起伏，雄渾狀闊，爲全臺最壯觀的一道山牆。

三進的內部，第一進爲三川門，門上有乳釘，正中一門，左右各七十二個，左右二門，各有單扇五十四，雙扇一〇八個，寓關帝爲人間的武聖，足於德配天地。正門前上方懸「武廟」匾。三川門內左右壁上，分之蔣元樞、楊廷理所撰的石質碑記。樑上有懸乾隆甲寅兵備道楊廷理所獻「大丈夫」匾，以及交陪境的匾三方，不錄。初拜亭有鐘鼓一對，左右壁上嵌有陳望曾、羅秀惠所撰碑記。樑上有匾四方，北爲康熙丙子正月臺廈道高拱乾所獻「文武聖人」匾，南爲嘉慶甲戌福建陸路提標右營遊擊徐慶超獻「人倫之至」匾，東爲道光五年兵備道孔昭虔所獻「日星河嶽」匾，西爲咸豐元年七月，署臺灣總兵恒裕所獻「至聖至神」匾。初拜亭後爲中庭，庭北有丹墀、螭陛、香爐等，兩旁有左右廡廊，各有側門，分通永福路及大天后宮。相傳東側門外有梳粧樓，爲王府內眷梳粧之樓，後毀於太平洋戰爭期間，今爲連棟洋樓。

第二進爲正殿、再拜亭，正殿奉祀關帝，有四尊，鎮殿一尊最大，着綠袍，戴九旒冠，威武莊嚴，肅然起敬，係巡道王效宗擴建時所塑。鎮殿前一尊略小，與佛祖廳的觀音像略同，爲明鄭時故物，另二尊關帝像，及關平、周倉立像、三官大帝像，均清時所塑。神龕上有大匾，題「萬世人極」，中有一印，刻「咸豐御筆之寶」，爲廟中唯一的御匾。神

龕左右門柱上，有道光癸巳，三山祝道椿所獻對聯，左爲「桃園繼首陽或異姓或同胞千古難爲兄弟」，右爲「將軍與丞相一託孤一寄命萬世知有君臣」。左右金柱上，有知府楊廷理所獻對聯一副，左爲「數定三分扶炎漢討魏伐吳辛苦備嘗未了平生事業」，右爲「志存一統佐興朝伏魔盪寇威靈丕振始完當日精忠」。神龕前有左右柵欄，延伸至前一列柱，以維護神壇的威嚴。前一金柱上，內外有匾各一，向內的一方，題「軼倫超群」，左題「嘉慶十一年丙寅敬立」，右題「昭和丙寅臺南紳商暨六和境重修」，原題已不可查，似爲重修此廟的知縣薛志亮所獻。向外的一方，係陳中和所獻「威震華夏」匾。柱上有聯，爲光緒二十一年所獻的「結桃園兄賢弟義，扶漢室君聖臣忠。」金柱外側壁柱上，亦有對聯，爲道光丁未所獻的「萬古著綱常海邦砥柱，千年存俎豆帝德馨香。」右壁上懸有道光十五年所立「武廟禳災祈安建醮牌記」木牌一方。金柱前一列柱，即正殿前列柱，有光緒十六年，權知臺南府事方祖蔭所獻「至大至剛」匾，柱上有光緒年間所獻六和境聯對二副，不錄。再拜殿有光緒乙酉，山東登萊青總鎮年昌阿、署臺澎總兵奇車博、巴圖魯章高元合獻「文經武緯」匾，柱上有近人聯對若干，亦不錄。

第三進爲三代廳，中祀關帝三代祖先神位，並祀清代官吏王效宗、陳瓚、尹士俛、劉良璧、蔣允焄、洪毓琛神位（註一一），廳中懸有康熙乙未仲春，巡道陳瓚所獻「誕育聖神」匾。廳前有庭院，左爲高垣，右有矮牆，拾階梯而下，亦有小庭院，北有小門通今民族路，南有大門通大天后宮，即道光初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所云：「關帝廟與天后宮本聯屬相通，兼才前次隨各憲行香畢，即由廟內穿至天后宮，禮

畢於大門外登輿，亦非在邊門窄徑。兼才近詢住持僧，尙能指出舊路，不知誰爲堵截。」（宜居集卷三上胡芝軒觀察）所指之門即此門，今亦堵截，唯石質門框尙存，將來整修時宜設法恢復。

佛祖廳有拜殿、正殿，拜殿爲歇山翹脊屋頂，正殿爲硬山翹脊屋頂，與拜殿相連。內奉觀音大士，係明鄭時所塑，旁奉註生娘娘、土地公、十八羅漢，懸匾有二，正殿爲乾隆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樞所獻「天地同流」匾。拜殿爲知府萬繇前於乾隆四十六年所獻「正氣經天」匾。柱上有咸豐甲申僧生李春生所獻「海天雲行神威廣運，瀛東日上浩氣常存」聯一對。廳左禪室廢爲店屋出租，應收回復舊，以壯廟觀。廳右爲西社，已少吟咏，却有民居，侵入大天后宮界內，宜拆屋還地。後有六和堂，祀田都元帥，爲南管樂團振聲社所在，前有涼軒，懸咸豐甲寅顧廷棟所獻「海日天中」匾。軒前構小庭園，爲里民休閒處所，可保存，使莊嚴的廟宇中，添加若干休閒氣氛（參圖六）

丁卯正月春祭關帝日完稿

引用書目

- 唐玄宗：大唐六典 唐開元中 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中時行：大明會典 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
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光緒末 影印刊本。
金鉉：福建通志 康熙二十五年 影印臺灣分館抄本。
陳恭甫：重纂福建通志 道光九年 臺灣銀行排印本。
蔣毓英：臺灣府志 康熙二十六年 略稱蔣府志。
高拱乾：臺灣府志 康熙三十五年 略稱高府志。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 康熙五十一年 略稱周府志。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乾隆六年 略稱劉府志。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 乾隆十二年 略稱范府志。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 乾隆二十五年 略稱余府志。
陳文達：臺灣縣志 康熙五十九年 略稱陳台志。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 乾隆十七年 略稱王台志。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 道光元年 略稱謝台志。
杜佑：通典 新興書局影刊本 唐代貞元年。
黃叔瓚：赤崁筆談 康熙六十一年 臺灣銀行排印本。
鄭兼才：宜居集 道光二年 臺灣分館藏本。
蔣元樞：重修臺灣各建築圖說 乾隆四十三年 臺銀本。
陳壽：三國志 藝文印書館影印武英殿本。
劉昫：舊唐書 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相良吉哉：臺南州寺廟名鑑 昭和八年自印本。
臺南市政府藏：寺廟臺帳。
臺南市政府藏：各次寺廟登記表。
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 商務印書館人文庫本。
另有各匾聯、碑記，詳見各節，不列舉。

註解

- 註一：以上參見黃華節：關公的人格與神格一書各節。
註二：引自黃叔瓚赤崁筆談卷二，今神像亦服緣袍。按：關羽爵亭侯，亭侯制不見於兩漢，「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通典卷三十一歷代王侯封爵）關羽受封於建安曹操執政時。查曹魏制，諸亭侯與太學博士同列第五品（通典卷三十六秩品）。唯時無服色制，袍色不明。唐「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服綠，八品、九品以上服青，婦人從夫色。」（通典卷

六十一君臣服章制度，另見大唐六典卷四禮部、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明依唐制。若亭侯服依唐制，則服緋色。唯魏、唐官職所屬的品階不一，與亭侯同階的太學博士，唐列正六品，若亭侯同太學博士，則服綠袍，此或許為關羽服綠袍的來源。唯事實是否如此，實難推斷，今謹略探於此，以待後查。

註三：這二段引文，前段引自蔣郡守傳，錄於高府志卷十、周府志卷十、劉府志卷十五、范府志卷三、余府志卷三、王台志卷九、謝台志卷二等書。後段引自李光地臺灣郡侯蔣公去思碑記，錄於高府志卷十、周府志卷十等書。

註四：劉府志以下諸方志均載：雍正五年奉旨追封三代，祠在後殿，似乎是在雍正年始祀帝父。茲查康熙末黃叔瓚赤嶽筆談文，以及現存於三代廳的康熙五十四年巡道陳瓚匾，題「誕育聖神」，即康熙中已依俗祀帝父之明證。唯是時所祀似乎只有帝父，而非三代。

註五：此祠即高公祠，王台志以為「在鎮北坊關帝廟左」（卷六祠），蔣允焄以「廟左有廢祠，前觀察高公拱乾報功祠也」，因改建為官廳，並獻匾「神周海表」，今仍存於馬使爺廳（詳後述），可見高公祠即今馬使爺廳。至於建祠的年代，高府志云：「高拱乾三十四年俸滿，陞浙江按察使。」（卷三監司）似乎於三十四年離職。然武廟尚有三十五年高拱乾獻匾，可能在此時始內渡，故建祠的年代，定為三十五年。

註六：俱引自陳台志卷九寺廟。陳瓚修建年代，原文作五十五年，王台志作五十三年（卷六廟）。查陳瓚於五十四年仲春，已由巡道升授偏沅巡撫（三代廳匾），故以五十三年為是，今改之。

註七：引自余府志卷七祠祀。同條又云：乾隆十七年臺灣道金溶重建。查此條王臺志列在道署關帝廳項下，係余府志誤錄，故不述。

註八：俱引自蔣允焄：增建武廟官廳碑記，載余府志卷二十二，謝府志卷七等處。另外，現存於南門碑林，由趙宗潤撰「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亦敘此事，內容大致與蔣允焄碑記同，可作參考。

註九：均引自楊廷理：重修郡西關帝廟碑記。此碑與蔣元樞之碑，今分嵌於三川門後左右牆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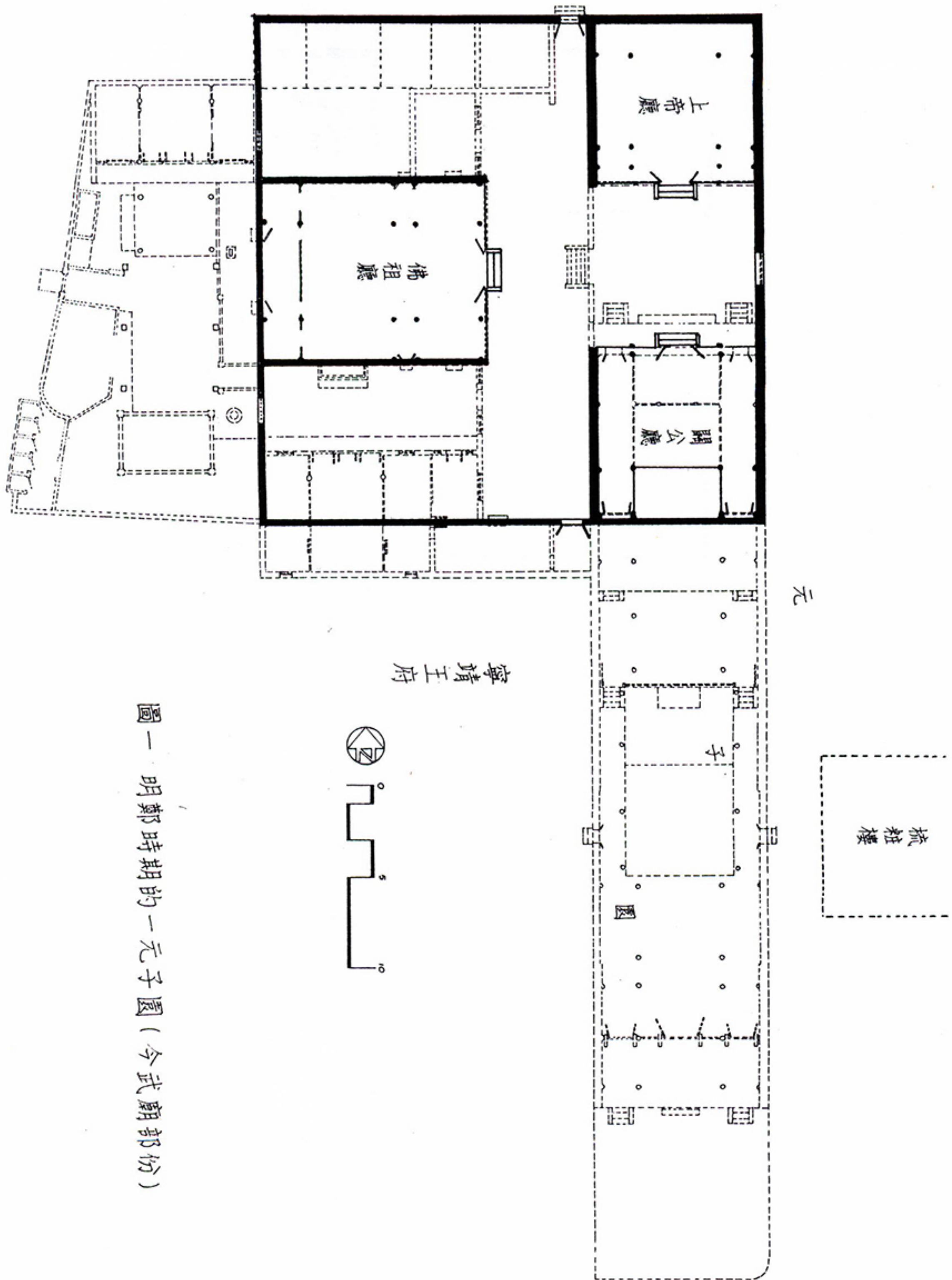
註十：羅秀惠：祀典武廟落成建醮碑記云：「溯前清光緒十三年丁亥重修時，則六和境諸董事並林啓豐」，即此次大修為清代最後一次，此碑嵌於初

拜殿右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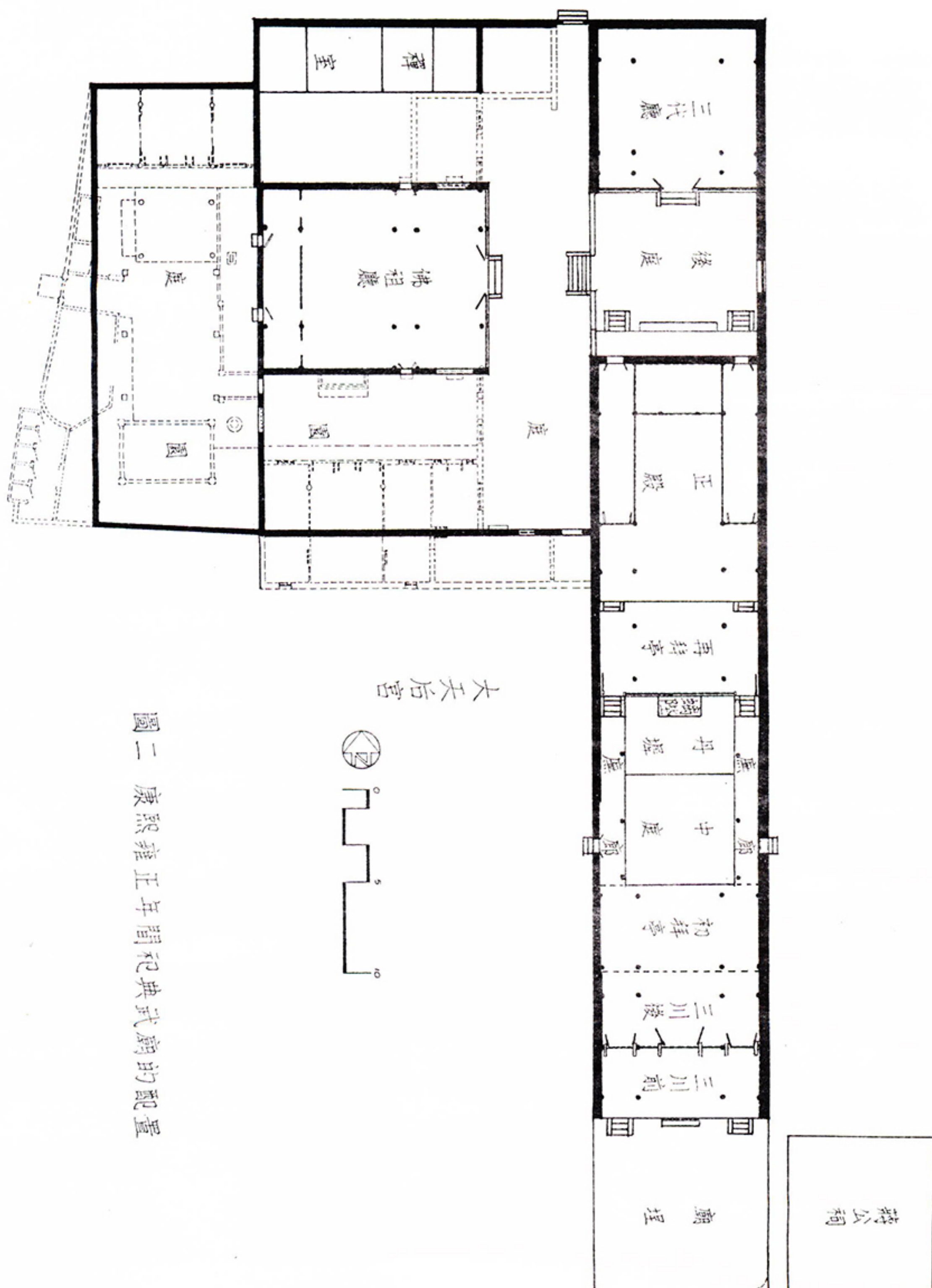
註一一：以上六官員，王效宗、陳瓚、尹士儉、蔣允焄四員為修廟有功，劉良璧則為巡道尹士儉修廟時，主其事的知府，洪毓琛為同治戴萬生役中鞠躬盡瘁病死的知府，士民深為感戴，與劉良璧並祀之。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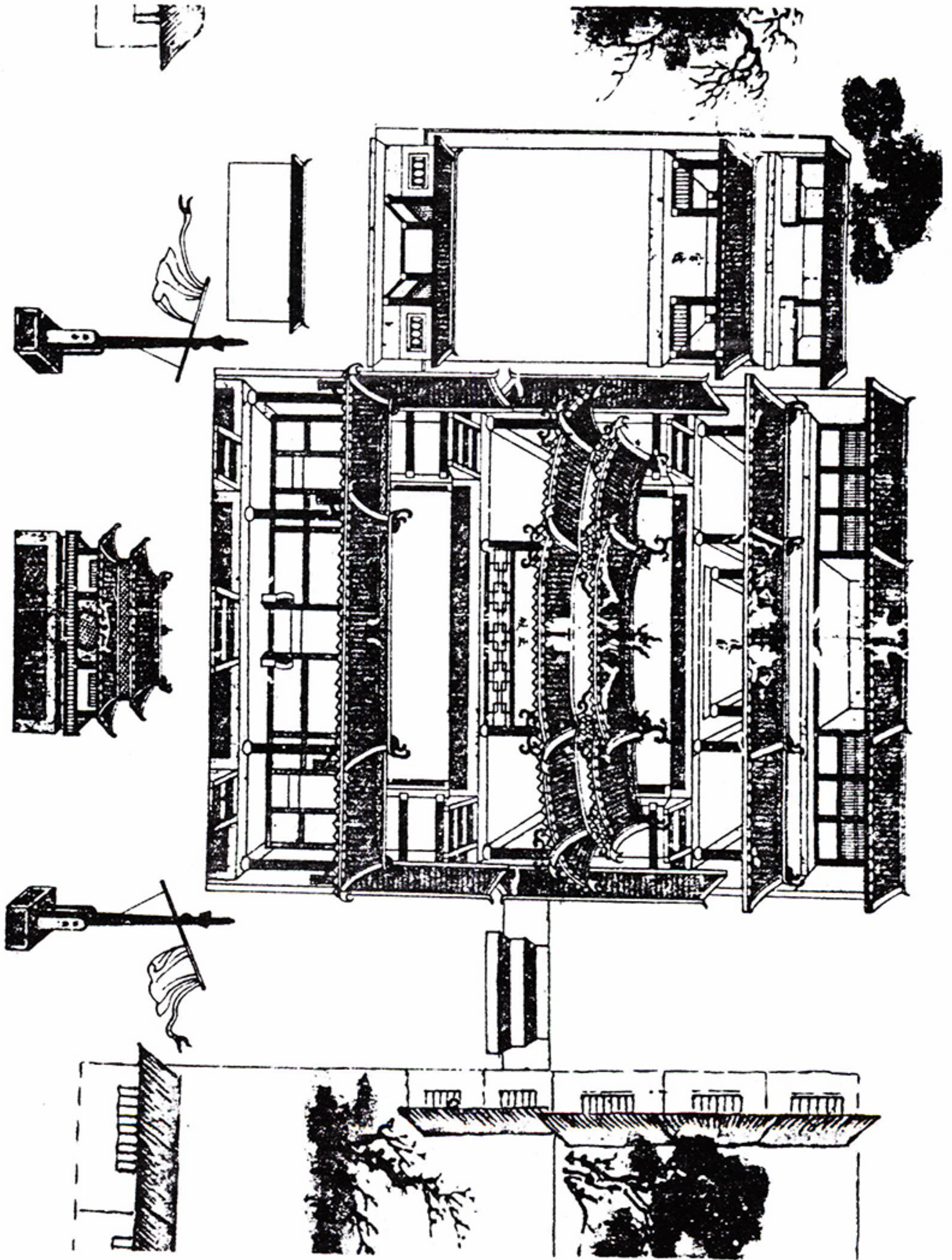
姓名：石萬壽
年 齡：民國三十三年生
籍 貫：臺灣省臺南市
學 歷：臺南市立人國校等校畢業
經 歷：臺南市立金城初中等校教職
著 作：臺灣南部花粉形狀分析研究等近百篇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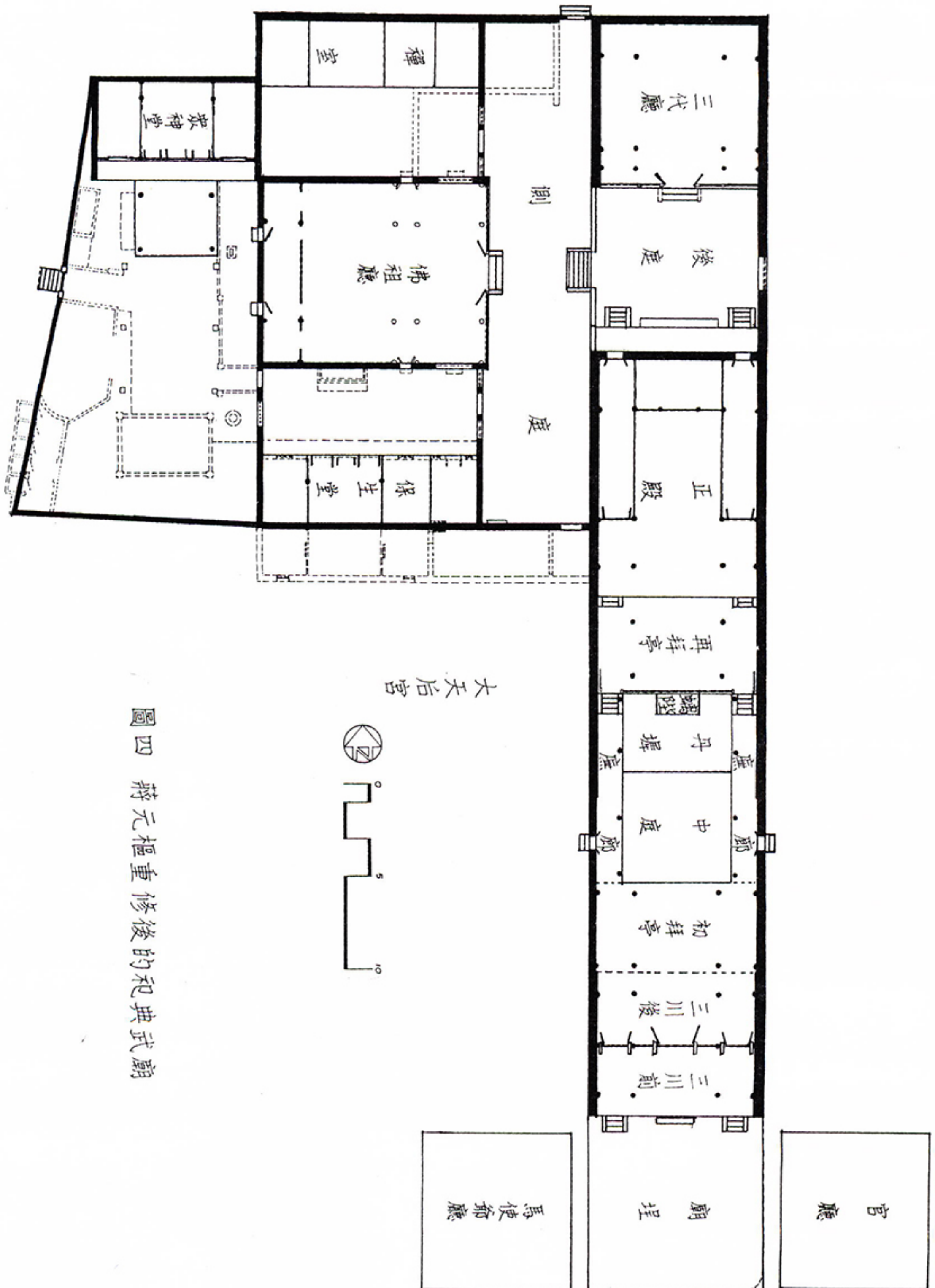
圖一 明鄭時期的一元子園（今武廟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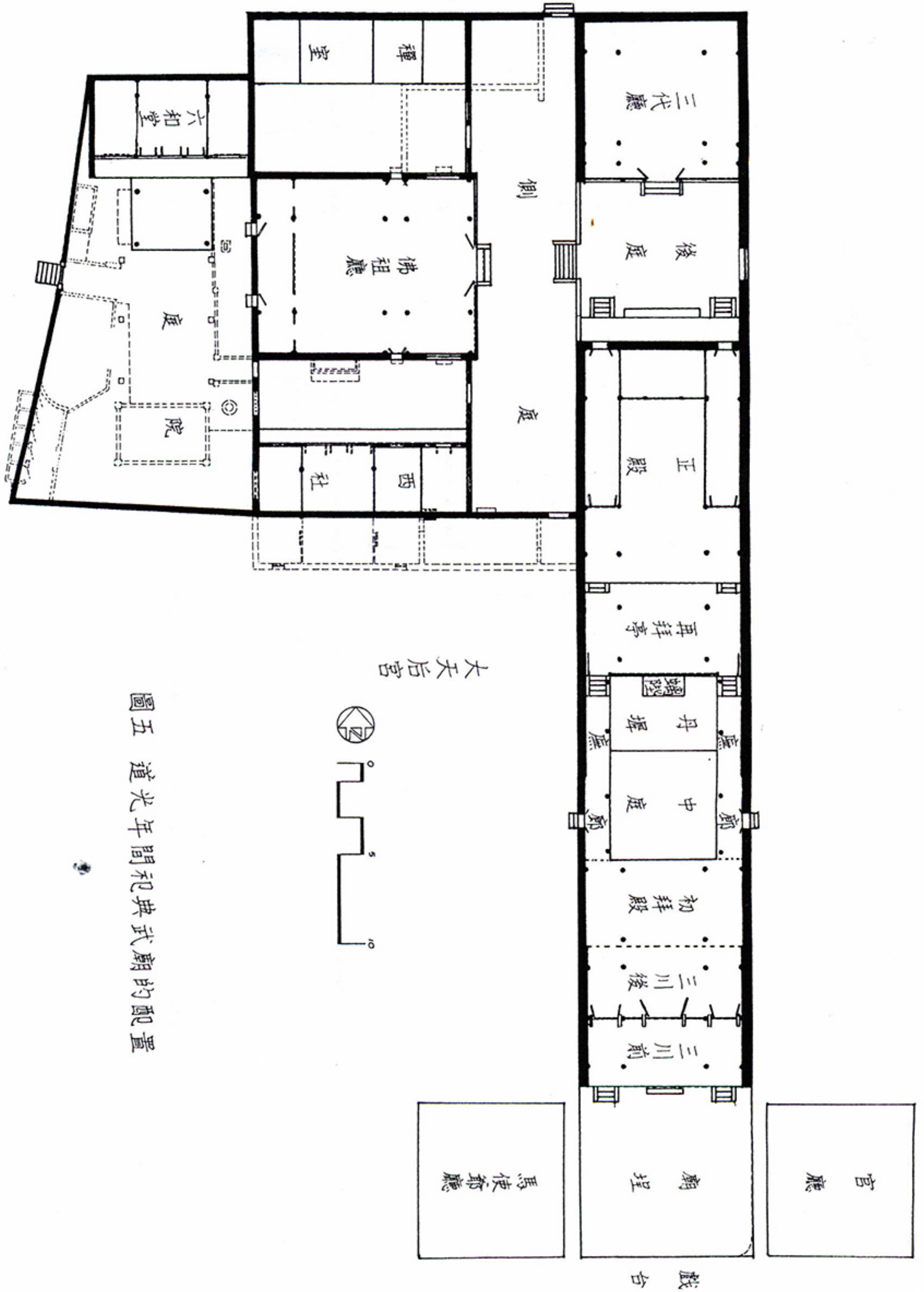


圖二 康熙雍正年間祀典武廟的配置



圖三 將元樞重修祀典武廟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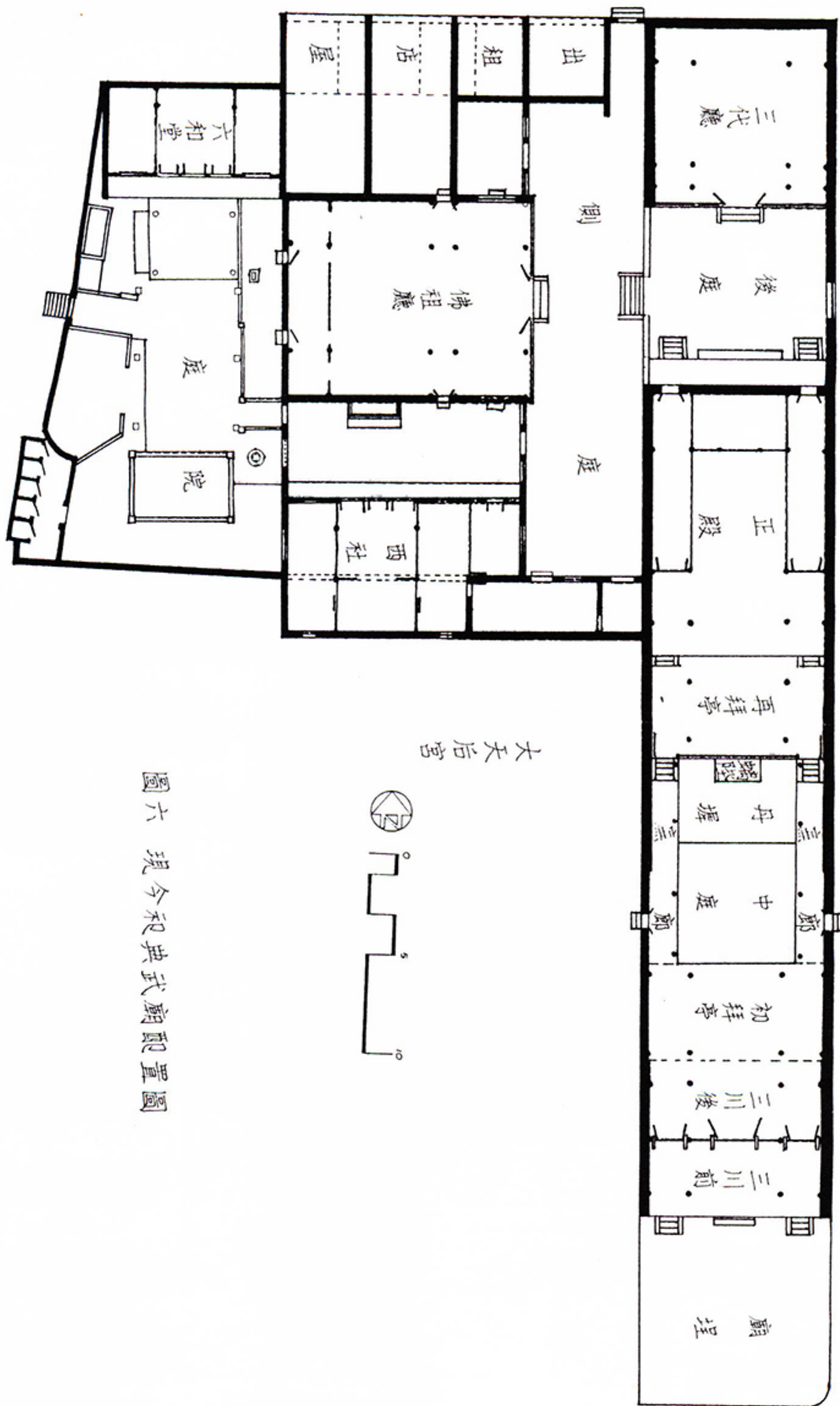
圖五 道光年間祀典武廟的配置

馬使節廳

永

福

路



圖六 現今和典武廟配置圖

一臺文獻一獻

路

族

民